

世界文學名著

# 西線無戰事

雷錢  
馬公  
克俠  
著  
譯



# 西線無戰事

All Quiet of Western Front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七	
原	著	者	E. M. Remarque:
譯	述	者	錢 公 俠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323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

本書編號：101

這本書，既不是告狀，也不是供狀，更不是  
一篇冒險故事，因為在和死面對面的人看來，  
死並不是一種冒險呵。這本書不過想簡單地說  
出一代人底事實，這代人即使沒有吃着子彈，  
卻被戰爭毀滅了。

原书空白页

我們休息了；離開前線有五里路。昨天我們被調放出來，現在我們肚子裏滿是牛肉和青豆了。我們心裏又滿足，又平安。每人另外還有滿滿的一個食罐當作晚飯；而且再加上雙份的臘腸和麵包。這真使人够高興了。我們已經好久沒有過這樣的福氣了。紅頭髮的廚子要我們去吃；有人走過，他就用他的長柄杓和人打招呼，抄一大堆食物給人。他簡直不明白他怎樣按時弄空他的鍋子來燒咖啡。嘉登 (Fridon) 和莫來 (Muller) 拿出兩隻臉盆，盛得撲撲滿滿，當作存糧。嘉登是貪嘴，莫來是有先見。嘉登老是瘦得像一個草把，這些食物真不知道吃到那裏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卻是兩份煙。每個人有十支雪茄煙，二十支香煙，和兩塊嚼吃的煙草餅，這才是正好。我用我的嚼吃煙草餅和恰次辛斯基 (Kaschinski) 的香煙交換，因此我一共有了四十支香煙。抽一天是儘够了。

其實我們是沒有權利可以得到這意外的好處的。普魯士人不是這樣大量的。我們不過因為計算錯誤才得到這些東西的。

十四天以前，我們不得不到前線去調防。我們的區域很平靜，所以留在後方的那個軍需官仍舊發發日常供給整整一百五十個兵士的糧食。可是昨天卻有許多許多英國的野砲隊對我們地方不斷地隆隆地用高炸彈來轟擊，所以我們損失得非常，只有八十個人回來。

昨夜我們退回來，難得安定下來好好睡一覺。恰次辛斯基說得好，只要能多睡點覺，這個戰爭也就不算壞了。在戰線上我們簡直不曾睡過覺，而且接連的十四天，真是長極了。

我們第一個人還沒有爬出我們的地方，已經是正午了。半小時以後，每人都拿了食罐，大家聚集在油香的廚房裏。站在一行人最前面的都是那些最餓的人——小亞培爾特·克拉拍 (Aburt Kropp) 他是我們這些人中間最聰明的思想家，

所以他第一個做了小排長；還有莫來，他還帶着他的學校課本，做着考試夢，他在大砲轟擊的時候還喃喃念着物理學的定理；還有李爾（Leer），他滿臉鬍鬚，他倒很喜歡那些營妓中間的姑娘。他賭咒說過他們在接待上尉和更上級的軍官，按軍令應該穿絲的襯衫並且洗個澡。第四個呢，就是我自己了，我叫保羅·鮑滿（Paul Bäumer）。我們四人都是十九歲，都是從同一學校同一級出來參加這次戰爭的志願兵。

緊跟在我們後面的是我們的那些朋友；嘉登他是一個和我們同年的瘦鎖匠，是隊裏最吃得下的人。他坐下來吃的時候瘦得好像是一隻炸蟻，站起來的時候就大得像一隻懷孕的臭蟲；還有海·威直斯，也是同年，他是一個掘泥炭的，他能夠拿一個軍用麪包掉掉有餘地握在手裏說道：「猜猜看，我的拳頭裏有什麼東西？」他的後面是第脫林（Detling）一個農夫，他除了他的田莊和他老婆以外，就不轉別的念頭。最後面的是史登尼斯勞斯·恰次辛斯基（Stanislaw Kaczynsky），他是我們這羣人的領袖，精明狡猾，性情倔強，四十歲，面如土色，藍的眼睛，彎下的肩膀，他的鼻子非常出色，能夠嗅得出壞的天氣，好的食物，和輕鬆的工作。

我們這一幫人就是廚房面前這一排人的領隊。我們慢慢地忍耐不住起來了，因為那廚子絲毫也不關心我們。

後來恰次辛斯基對他喊道：「喂，亨利，把湯鍋子開開來吧。誰都知道青豆已經燒好了。」

他懶洋洋地搖著頭說道：「你們先要大家到齊才好。」嘉登獰笑道：「我們全到齊了。」

這廚房頭子還是一點都不理睬。你們自然好，他說。可是其餘的人在什麼地方呢？

「今天用不着你給他們吃了。他們有的在醫院裏，有的已經葬在土裏了。」

這事實提醒了廚子，倒使他十分慌亂，沒主意起來了。我卻是燒好給一百五十個人的哩——」

克拉拍推推他的肋骨說道：「那麼我們總算有一次够吃了。來呵，動手吃吧！」

嘉登突然想到了一個念頭。他那尖削的老鼠樣的臉生動起來，他的眼睛狡猾地眯得小地，牙牀骨扭動着，粗聲低語道：「喂，那末你也弄了一百五十個人吃的麪包嗎？」

廚房頭子點點頭，他此刻簡直心神不在，弄得糊裏糊塗了。

嘉登抓住他的便衣外掛：「臘腸也一樣嗎？」

勤結爾（Ginger）又點點頭。

嘉登的牙牀抖起來：「煙也是一樣嗎？」

「是呵，每件東西都是一樣。」

嘉登得神了：「多麼偉大的青豆筵席呵！所有這些食物都是我們的！每一個人得到——等一等，我想想看——是呵，的確確兩份哩。」

於是勤結爾振起精神說道：「那不行。」

於是我們興奮緊張起來，開始圍攏去。

「爲什麼不行，你這老紅頭？」恰次辛斯基責問他。

「八十個人不能夠有燒給一百五十個人的東西。」

「我們立刻就給你顏色看，」莫來咆哮道。

「這些蒸菜我不管，可是我只能發八十個人的糧食。」勤結爾堅持地說道。

恰次辛斯基發怒了：「你大量一次罷。你不是領八十個人的食物。你是領給第二隊的。那末就給我們罷。我們就是第二隊啊。」

我們動手推撞這個傢伙。沒有一個人對他有好意的，因爲有兩次他把食物送到我們戰線上，送得太遲，並且已經冷了，在砲火下面他不把廚房搬到離我們很近的地方，因此我們擡湯的人不得不比別隊的人多跑些路。譬如第一隊勃爾克（Berke）那傢伙就好得多了。他胖得像一隻冬天的肥鼠，可是在必要的時候，他還將他的鍋子一直推到前線來。

我們正在氣頭上，如果我們本隊的司令官不來，一定會引起騷動。他查明了爭端，只是說道：「是呵，我們昨天損失很大。」

他向大鐵鍋裏望望。『這些青豆看像很好呵。』

勤結爾點點頭。『是跟肉和脂油一道燒的。』

那中尉望望我們。他明白我們在想些什麼。他也明白許多別的事情，因為他到這隊來的時候，是一個下士，而且是從行伍裏升上來的。他再揭起那鍋蓋來嗅嗅看。然後一路走過去，一路說道：『把所有的都分派出來罷。我們吃得了它們。替我也拿一個滿盤來。』

嘉登在勤結爾的周圍手舞足蹈，使勤結爾不好意思起來。

『這又不費你什麼錢呵！人家真要以爲軍需官的糧食是他的了！現在照着辦罷，你這老蠢漢可也不要算錯呵。』

『你這殺頭的！』勤結爾罵出口來。事情已經弄得沒有辦法，他只能屈服，任別人擺佈了。他簡直氣炸了。他似乎要表示現在無論什麼事情對他都是一樣，因此他自願地將半磅人造蜜分給我們了。

今天真好極了。郵件到了，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兩封信和報紙。我們往營房後面的草場上閒步過去。克拉拍挾着一個人造牛奶油桶的圓蓋。

草場右面剛造好一個大的公共廁所，建築得周密，很牢固。可是這間廁所只是預備那些新兵用的，他們還不會盡量利用他們所遇到的東西。我們在尋找着好一點的東西。各處都散佈着一個一個的箱子，用處也和上面所說的一樣。這些箱子是四方形的，很清潔，四邊都是木頭做的，而且有非常使人滿意的坐位。箱子邊上都有扶手，可以把它們搬來搬去。

我們搬了三個圍成一個圈子，很舒服地坐下來。我們都在這裏坐了兩個鐘頭，沒有站起來。

我很記得我們在營裏當新兵的時候，不得不用那公共廁所，真是窘極了。沒有門，二十個人並排坐着，好像在火車裏一樣。因此一眼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檢閱一下，因爲兵士是一定老是受着監視的。

後來我們懂得多了，不再以爲這種無禮貌的事情是可恥的。再後來更壞的事情，我們也漸漸不以爲意了。

可是在這兒露天地地方，這工作完全是一件快事了。我不明白爲什麼從前老是覺得這件事很不好意思，是可羞的事。其實



呢，這件事是和飲食一樣很自然的。我們初入伍應募的時候，不大喜歡這些箱子；我們覺得它們很新奇，因此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沒有如此重要——可是現在它們老早已經成爲當然的東西了。

兵士對他的腸胃比別人總來得要更好。他的字彙有的四分之三是從這些地方來的。當他喜極和怒極的時候，他的腸胃總也深切地影響到他所說的話。用別的方法來說，就無論怎樣也不會這樣清楚簡明了。如果我們回家去，我們的家人和師長準會聽了大吃一驚，可是在這裏這卻是一種普遍的言語。強制的公開使我們對於這些事情完全莫知莫覺。它們後來更成爲一種當然的事，做起這種舒服的事來簡直像打撲克得到同花順子一樣有趣。「廁所流言」這個名詞發明出來不是毫沒來由；這些地方乃是軍隊的「閒話鋪子」和「公用室」。

我們此刻真覺得比在任何鋪着白瓷磚的宮殿式的「廁所」還好。那種地方不過衛生罷了；這裏卻是美麗呵。

這種時候真是最無憂無慮了。上面的是藍的天空。地平線上浮動着明亮的黃色的太陽照着的偵察的氣球，和許多高射砲彈所發出小羣的白煙。它們常常一簇一簇地跟在一個飛機手後面升上去。我們聽見隱約的隆隆聲，不過像很遠的雷響一樣，嗡嗡飛過的成羣的馬蜂就可以蓋過這些砲聲了。我們周圍是多花的草原。草兒搖擺着它們的長莖；白色的蝴蝶在周圍飛撲着，在晚夏柔暖的風上浮動着。我們看看信，念念報紙，並且抽抽煙。我們脫下便帽放在我們的旁邊。風吹弄着我們的頭髮，它吹弄着我們的言語和心思。三隻箱子是站立在灼灼的紅色的鸚鵡花中間。

我們將人造牛奶油桶的蓋放在膝上，因此我們就有了一隻玩葉子戲的桌子。克拉拉拍帶着紙牌。每一次起牌，輸家就放些錢到公注裏去。我們真能够這樣永遠坐下去哩。

手風琴的調子從營房裏飄過來。我們常常將紙牌放過一邊，而環顧四周。一個就會說道：「好呵，弟兄們……」或者「那時候真危險呵……」於是大家都靜默了一會兒。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種強自鎮定的感覺，這一點我們大家都感到，不必將它說出來。今天我們也許不能够坐在這些箱子上，這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那一次簡直要發生快了。所以現在每一件東西都是新鮮的勇敢的，紅的鸚鵡花和好的食物，香煙和夏天的微風。

克拉拍問道：「近來有誰見過開末力黑（Kemmerich）嗎？」

「他在聖約瑟夫醫院裏，（St. Joseph's）我告訴他。」

莫來說他的大腿受了傷，傷勢很兇哩。

我們決定下午看他去。

克拉拍拿出一封信來。「康托雷克（Kantorok）向大家致意。」

我們笑着。莫來丟了他的香煙說道：「我但願他也在這裏哩。」

康托雷克曾經做過我們的教師，他是一個很活動的矮小身材的人，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他的臉像一隻尖鼻鼠。他的身材和希曼爾、托司小隊長差不多，那小隊長就是稱爲「克洛司探堡」（Klosterberg）的恐怖的人。這是很奇怪的，世界上的不幸往往是矮子們造成的。他們比長大的漢子來得更更有精力，更不安協。我老是留神避開那些矮小的司令所管的隊伍。他們大多是可惡的矮小的嚴厲的軍官。

在上操的時候，康托雷克老是對我們演說，一直到我們全班的人都聽了他的騙策到區司令那裏投軍去。這時候我看得見他，他照例從他的眼鏡裏矚視着我們，動人地說道：「同志們加吧！」

這些先生老是將情感放在他們背心袋裏備用，每天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拿出來。然而那時候我們並沒想到。

其實當時，我們中間的確有一個同學躊躇着，不願入伍。那就是約瑟夫·倍姆（Joest Behm）一個肥壯的土老兒。可是他被人勸服了，因爲否則社會一定要吐棄他。這念頭也許我們多想到，可是沒有人敢抵抗，因爲那時候每一個人的父母都預備了「懦夫」這個字眼；沒有人絲毫想到我們參戰是爲了什麼。最聰明的正是窮人和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知道戰爭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那些境遇好一點的人反而樂不可支，雖然他們應該更能夠斷定那未來的結果。

恰次辛斯基說這是他們的教養的結果。他們的教養使他們變呆了。恰次所說的話都是經過思考的哩。

說起來真古怪，倍姆是最初陣亡的一個人。有一次進攻的時候，他的眼睛受傷了，我們以爲他死了，便讓他躺在那裏。我們

不能帶着他跑，因為我不得不忙亂地趕回來。下午我們突然聽見他喊叫，看見他在外面向我們爬過來。起先他不過是被打得暈過去罷了。因為他眼睛已經看不見，並且痛得發狂了，所以他沒有伏在障礙物的下面，因而誰都來不及拉他進來，已經中彈在地上了。

自然，這件事我們也不能怪康托雷克。如果每一個人都要追問，那麼這世界怎麼得了呢？世界上有成千成萬的康托雷克，他們都以為只有一個方法行得通，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方法。

這就是他們害得我們這樣苦的原因。

我們這些十八歲的孩子，應該由他們做居間的嚮導，領我們往成年的世界去，往工作的世界去，往責任的世界去，往文化的世界去，往進步的世界去。——往未來走去。我們常常拿他們開玩笑，但是我們心裏卻是信託他們的。他們所代表的權威的觀念，在我們的心裏是和更高的識見和更偉大的聰明是連一起的。可是我們一看見這第一次的死亡以後，這個信仰就打碎了。我們不能不看出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那一代人可信託一點。他們只有辭令和乖巧是勝過我們的。第一次的轟炸就使我們知道我們錯誤了，他們所指示我們的世界也在這一次轟炸裏打得粉碎了。

他們繼續做文章，繼續談論，我們卻眼看著人們受傷自己看着人們死亡。他們告訴我們對國家的義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卻已經知道臨死的痛苦還要利害。雖然如此，我們卻並不是叛變的兵士，並不是逃兵，並不是懦夫——他們是隨意使用這些名詞的。我們和他們一樣愛護我們的國家；我們很勇敢地去一切工作；可是我們同時又辨別了真和假，我們突然學會了怎樣觀察。我們看出他們所說的世界已經絲毫沒有存在了。我們突然非常孤單；而且我們一定要孤單地完成這件事了。

在去看開末力黑以前，我們將他的東西包裝起來。他回家的時候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醫院裏忙碌得很；照例發出炭酸、麻醉劑、和汗水的氣味。在兵房裏我們大都已經受慣這些氣味，可是這裏卻簡直要使我們昏暈。我們打聽開末力黑，他躺在一個大房間裏，見了我們就微弱無力地表示他的歡喜和絕望的憤恨。在他昏迷的時候

有人把他的錶偷去了。

莫來搖搖他的頭說道：『我老是對你說，沒有一個人可以用這樣一隻好錶的。』

莫來真有些鹵莽不見機得很，否則他是會不開口的，因為無論什麼人都看得出開末力黑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地方了。這隻錶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都沒有什麼關係。至多只能够把它寄給他的家屬罷了。

『法朗茲（Franz）怎麼啦？』克拉拍問道。

開末力黑的頭垂了下去。

『並不怎末壞……可是我的腳上痛得利害。』

我們看看他的被。他的小腿放在一隻鐵絲架的下面。那條被拱起來蓋住這個架子。我踢踢莫來的腳骨，因為他正要對開末力黑說出傳令兵在外面所告訴我們的話來：開末力黑已經失去他的腳了。他的小腿已經截去了。他神氣陰森，面色枯黃慘白。他的臉上已經有了那種我們熟悉的拉緊的皺紋，這種皺紋我們已經看過幾百次了。這與其叫做皺紋，反不如叫做記號。在皮膚下面，生命已經不再跳動，它已經擠到軀體的邊界上。『死』已經從裏面工作起來。『死』在他的眼睛裏已經有了權力。這裏躺着我們的同伴開末力黑，沒有多少時候以前他還和我們在一塊煮馬肉，並且在砲彈炸成的地洞裏蹲伏着。這身體仍舊是他，卻又不再是他了。他的容貌已經在扭動而模糊起來，好像一張底片上拍了兩次照一樣。連他的聲音散失了。我想到了我們離家的時候。他的母親是一個很肥壯的主婦，將他帶到車站上來。她不停地哭着，哭得臉也浮腫了。開末力黑窮得很，因為她是一個最不能鎮定的人；她已經哭得成一個淚人兒了。於是她看見了我，便一次一次地抓住我的手臂，求我到那邊以後照顧法朗茲。他的確有一個孩子的臉，他的骨頭太脆弱，因此一經四星期的背包袋，他的腳已經壓扁了。可是，一個人在戰場上怎麼能够照顧別人呢？

『現在你立刻就可以回家去，』克拉拍說：『你一定要等三四個月才可以請假。』

開末力黑點點頭。我不忍看他的手，它們看來好像是蠟做的一樣。指甲下面是戰壕裏的泥土，顏色藍而黑，好像是毒質一

般。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我想這些指甲在開末力黑死後還要像長條的奇異的地窖裏的草繼續生長起來。我看見這圖畫，指甲扭成螺旋旋樣子，生長着生長着，頭髮跟它們一起，在潰爛的頭亮上，正像肥土上的草兒，真像草兒，怎麼可能呢！

莫來彎下身去。『法朗茲，我們把你的東西帶來了！』

開末力黑用他的手做姿勢。『放在牀下面罷。』

莫來照做了。開末力黑又開始說起那隻錶。我們怎能安慰他，不使他猜疑呢？

莫來拿出一雙飛機手的長靴，從牀下爬出來，是一雙很漂亮的英國靴子，是用柔軟的黃色的皮做成的，高到膝頭，從上到下都有帶子——這真是令人愛慕的東西呵。

莫來見了這雙靴子很快樂。他將那鞋底和自己的靴底比一比，說道：『法朗茲，你要把這雙靴子帶去嗎？』

我們三個人都想到同樣的念頭；即使他的病能夠好起來，他也只能穿一隻——這雙靴子對他沒有用處了。可是就在的事情看來，將它們攔留在這裏是可惜的，他一死那些傳令兵就一定將它們搶去。

『你肯將這雙靴子留給我們嗎？』莫來又說一遍。

開末力黑不願意。這雙靴子是他所認為最寶貴的所有物了。

『呃，我們交換吧。』莫來又提議道：『這雙靴子在外面是很用得着的。』可是開末力黑還是不肯。

我踏踏莫來的腳，他不情不願地將這雙漂亮的靴子又放到牀下去了。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然後告辭出來。

『好好地吧，法朗茲。』

我答應他明天早晨再來。莫來也這樣說。他是在想着那雙滿是帶子的靴子，他想在他死的時候，他也在場。開末力黑呻吟起來。他在發熱。我們在外面拉到一個傳令兵，要求他給開末力黑一服嗎啡。

他拒絕我們的請求。『如果我們將嗎啡給每個病人，我們就該有滿滿大桶的嗎啡才好——』

「你們只有見軍官們才肯好好地服侍，」克拉拍兇狠地說道。

我急忙插進去，給他一枝香煙。他接了香煙。

「那麼，平常是不是可以給嗎啡的呢？」我問他。

他有點不耐煩了。「如果你以爲不可以，那你何必問呢？」

我又將兩枝香煙塞到他的手裏去。「請你行個好事吧——」

「好，就這麼辦吧，」他說道。

克拉拍和他一道進去。他不信託這個人，要去看。我們在外面等着。

莫來又回到靴子的題目。「那雙靴子非常和我合式。穿了這雙靴子，我就一個泡一個泡地長着。你想他可能拖延到明天操練以後呢？如果今晚上去世，我們知道那雙靴子——」

克拉拍回來了。「你們以爲——？」他問道。

「完了，」莫來用力地說道。

我們回到木屋來。我想到我明天一定要寫給開末力黑的母親的信。我心裏寒顫着。我要喝口烈酒才能寫。莫來拔了點草嚼着。突然小克拉拍丟掉了他的香煙，用腳野蠻地踏着，一張懊惱的慌亂的臉望着四周，訥訥地說道：「惡蕪，惡蕪！」

我們繼續走了好一會兒。克拉拍鎮靜下來：我們知道他發怒了，這裏每一個人都有時候要發脾氣的。

「康托雷克寫信給你說些什麼？」莫來問他道。

他笑起來。「我們是鐵血青年。」

我們三個人全苦笑着。克拉拍諷罵着：他能說話，所以他很快活。

是呵，這就是這些幾十萬個康托雷克的想法！鐵血青年！青年！我們沒有一個過二十歲的。可是年輕嗎？青年？那已經老早過去了。我們是老年人了。

想到家裏我的寫字臺的抽屜裏有一篇剛起稿的劇本「掃羅」和一束詩，真是點奇怪事。我曾費了許多黃昏工作著——這類事我們全都做過——可是在我現在看來，這些事情已經非常虛渺，我再不能明白了。一到這裏我們早年的生活，不用我們一舉手之勞，立即割斷了。我們常常回顧過去，想找一個解釋，可是從沒有十分成功過。因為在我們二十歲的青年，如克拉拍莫來李爾我自己，和所有康托雷克稱爲「鐵血青年」的人看來，每件事情都是非常空虛的。凡是年紀大一點的人，都是和他們以前生活連屬着的。他們有妻子，有孩子，有職業，有心裏注意的事，他們的背景這麼堅固，爲戰爭所不能磨滅。可是我們二十歲的青年，卻只有雙親，有的人也許還有一個姑娘——這並不算多，因為在我們這種年紀的時候，雙親的影響是很微弱的，而姑娘們卻還不能左右我們。除此以外就很少了——某種輿論，幾種嗜好，和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生活沒有跑出過這個範圍。可是這些東西，現在一點都沒有遺留了。

康托雷克又要說我們是剛在生命的初步了。看來也許是的。我們一點根基也沒有。戰爭將我們掃掉了。在其餘的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看來，戰爭不過是一種中斷罷了。他們能夠想到這次間隔以前的事情。可是我們呢，卻被它所緊握住，也不知道結局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只知道經過了一種奇怪的淒慘的情況我們已經變成一塊荒蕪的土地。可是一切都是一樣的，我們也並不常常傷心哩。

雖然莫來能得到開末力黑的靴子，一定很高興，他其實也和別人一樣富於同情心，不忍在這悲傷的時候想到這些事情。他不過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罷了。如果開末力黑能用這雙靴子，那麼莫來寧可赤腳在鐵絲網上走，也不願圖謀那雙靴子。可是事實上，這雙靴子對於開末力黑這種情形，完全沒有用處，而莫來卻大有用處。開末力黑就要死了；無論誰拿這靴子都沒有關係。那麼，莫來爲什麼不去承受呢？他的權利總比一個醫院裏的傳令兵大一點。開末力黑一死就太遲了，因此莫來早已

在守着。

別的顧慮我們全想不到；因為它們都是做作的。只有事實是真的，對於我們很重要。況且好靴子是難得的呵。

曾有過一個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我們到區司令那裏去入伍的時候，我們一級剛有一十個青年，有許多人在進營房以前，有生以來第一次很驕傲地修了修面。我們對於將來並沒有確定的計劃。我們對於一生的事業和職業所有的觀念還太不切實際，所以不能有什麼生活上的計劃。我們對於生活，對於戰爭，都充滿着模糊的觀念，以為它們是理想的，並且簡直是浪漫的。我們在軍隊裏受了十個星期的訓練，這十個星期所給我們的影響，比學校裏十年所給我們的還要大。我們明白了一粒明亮的鈕子比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四冊書還要重要。起先我們吃了一驚，後來憤恨起來，終於而不知不覺了。我們認識了重要的不是思想，而是鞋刷，不是聰明，而是紀律，不是自由，而是操練。我們剛來的時候，乃是熱誠的高興的兵士，可是他們將這些感情都弄掉了。三星期以後，我們就懂得一個戴着紋線章的郵差，對我們比從前我們的雙親教師，和從柏拉圖到歌德的全部教化，來得更更有權力。我們用年輕而警醒的眼睛看出教師所抱的祖國的傳統觀念，在這地方瓦解而成了一種拋棄人性，就連我們對最下賤的奴隸，也不願這樣要求——例如行禮，迅速的立正，檢閱，托鎗，向右轉，向左轉，碰鞋跟示敬，衝鋒，和成千種瑣屑的事情。我們心裏空想，以為我們的工作不會如此，卻不料竟發見我們好像一隻馬戲場的小馬一樣訓練出來去幹英雄勾當。可是我們立刻就過慣了。事實上我們所學的有一部分是必須的，可是其餘的全是做做樣子罷了。兵士辨別這些事情真有一個好鼻子哩。

我們一級人三三四四分屬於各個分隊，和佛裏斯蘭（Friesland）地方的漁夫，農人，和工人混在一起，我們不久便跟他們成了朋友。克拉拍，莫來，開末力黑，和我到第九分隊，受希曼兒司托司的指揮。

他在軍營裏是出名嚴厲的教練官，而且引以自傲。他是一個身材太矮小的人，有一撇狐狸似的光亮的小髭，他曾經從軍十二年，退役以後便做郵差。他特別不歡喜克拉拍，嘉登，韋直斯，和我，因為他覺得我們有一種不作聲的倔強。

有一個早晨我將他的牀重鋪了十四次。每一次他都找出一點不對的地方，將它抖亂。我將一雙有史以前的硬得和鐵一



樣的靴子揉捏了二十個鐘頭——當然中間也有休息的時候——一直弄到那雙靴子軟到和像牛油一樣，連希曼兒司托司也不能找出，還有什麼不到的地方。我又曾依他的命令去用一枝牙刷竭力地擦乾淨排長赴宴的外衣。他又給克拉拍和我一個差使，要我們用一把掃帚和一個畚箕去掃除營場的雪，如果後來不偶然來了一個中尉來，我們準備工作下去一直到凍僵了的，那中尉拿希曼兒司托司斥責一頓。可是結果還不過使希曼兒司托司更恨我們罷了。接連六個星期，每星期日我都輪到守衛，並且做了同樣時期的勤務兵。我必須背着全副行裝和來福槍在一片軟濕的新犁過的田野上練習『預備前衝，衝呵！』和『伏下去！』——直到我變成一團泥塊終於軟癱下來。四小時以後我必須擦乾淨我的衣服，兩隻手擦傷了流着血，去報告希曼兒司托司。我又和克拉拍、韋直斯、嘉登一起立正在冰雪之中，一口氣站了一刻鐘，不帶手套，而希曼兒司托司卻伺察着來福槍鐵筒上我們的赤露的手指有沒有動一動。因為我的襯褲腳垂出板櫓的邊沿三寸，就須在清晨兩點鐘只穿一件襯衣從營房的頂層到天井來，來回跑上八次。那一隻板櫓就是我們安放全部東西的地方。排長希曼兒司托司在我旁邊跑着，踏着我們赤裸的腳趾頭。在槍刺練習的時候，我老是和希曼兒司托司鬪着，我用一件沉重的鐵器，他用一件方便的木器，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手臂膀，一直打到兩臂受傷變成青黑色方止。有一次，真地，我氣極了，我向他盲衝過去，在他胃部狠狠刺了一下，將他打倒了。當他向隊司令報告我的時候，那司令笑笑他，叫他得常常張開眼睛；他很明白希曼兒司托司，因此他吃了虧他顯然沒有一點不快活的樣子。玩雙槓我是個老手，我努力在翻躍方面勝過我的教練——我們本來一聽見他的聲音就怕得發抖，可是這匹溜韁的郵馬也從來沒有佔過我們的便宜。

有一個星期日，正當克拉拍和我擡着一個葉桶走過營房的草場的時候，希曼兒司托司走近來，他打扮得非常整潔而飄逸，預備出去。他立定在我們的前面，問我們覺得這種工作怎麼樣。我們按耐不住，竟故意失足將桶裏的東西完全倒在他的兩腿上面。他咆哮起來，可是這就是限度了。

『這是應當監禁的。』他大聲喊道。

克拉拍聽得够了。『先要調查，』他說道，『然後我們再卸貨。』